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博山兩賢婦

博山鍾□六，其父以負販起家，□六亦廢讀紹弓冶。年□六，聘里人李氏女耐姑為婦。未娶之先，偶詣村市勾當，遇風鑿土叟，鶴髮龍鍾，碧眸炯炯，求相者門如市，為其言多應，無絲毫爽也。□六羨其神，出腰際銅錢二百求摸索。叟云：「來者父母俱存，棄儒習賈。」餘亦多驗，惟云：「應得兩妻，相伴偕老。」□六溫噓云：「某田舍郎，僅一牀頭人，願斯足矣，何福消受英皇耶？」時父執陳老，亦欣然延至家，遍相眷屬，至陳女讓姑，問：「字人否？」曰：「尚未。」曰：「一語孟浪，莫見責。女公子當是人家小星也。」陳大佛意，曰：「陳某不才，忝為此鄉之望，何至以弱息為人妾！」叟云：「但求相法不驗耳。」言已拂袖逕出，人俱以為顛。年餘，□六行親迎禮，耐姑豔而不浮，慧而不肆，溫清無缺，伉儷亦濃。詎結縭甫六月，竟生一子。□六怒，疑必不貞於室，朝夕詬詈，翁姑亦時時譴讓。耐姑無以自明，唯向隅痛哭。□六欲殺其子以滅跡，姑不忍，彌月即迫之歸寧。甫入門，而離婚一紙，已接踵至矣。其父李翁見而氣結，入咎其母李媪。媪思己女素守閨範，動以禮聞，然嬰兒固在抱也。下嫁日至今，始六閱月也。嗒焉氣喪，唯母女相對哭。姊似嗤嗤笑於後，臧獲落落慢於前。族人更說翁曰：「若耐姑者，誠門楣之丑，不殮之，亦當醮之，否則逐之，然則豢而終其身，作有夫寡耶？襤褸物，他日究誰氏子耶？」翁曰：「我亦籌之久矣，若倔強，當以斧加其頸。」

明日，果有媒妁集於門，或云某尹二郎賢，或云某薄四郎美。耐姑知不能容，然亦無所歸。晨起抱兒，走投兩香庵，鬻簪珥，僦尼別舍以居。禪榻磚燈，紡織自活。庵主人大悟，優婆中善知識也，頗憐之，時加調護。一夕，兒嗚嗚不寐，耐姑孤枕傷心，亦自哀哭。大悟自蒲團驚寤，呼曰：「耐姑，何其不耐耶？暫時盆覆，冤亦前因；有日珠還，圓成後果。寡婦且耐夜哭，況有夫之婦哉？」耐聞之，抽哀而已，不敢信口頭禪。

□六自出妻也，頗懼泰山涉訟。既而寂然，知無他患，遂另議姻於陳女讓姑。讓姑雖豔慧，終覺遜耐，弦續良辰，□六思叟兩妻之言，雖微驗，然出一娶一，終不足云箭貫雙離也。陳翁更以嬌娃已得所天，雖屬補房，然非室，行當扶叟雙瞳子，責其狂瞽云。

是日，大悟偶自他村行，見鍾家鼓吹喧闐，賀客雜，知是再娶，急歸告耐姑，耐姑灑涕默不語。問：「娘子於意云何？」曰：「死耳。」大悟狂笑云：「前日奇冤莫白，若反生；今日大屈將伸，若反死，何其癡乎？」耐姑知其中含妙諦，即跪求開示。曰：「娘子當乘此機會，往登其門，抵死不去。神佛菩薩，一切有情，自來玉汝。請以二□字禪言相送，偈云：『但得灶下養，重燃獄底灰。香閨聯二美，此去莫低徊。』」耐姑祇領，乃襁負其子，登鍾氏堂。

姑覲面，批其頰以逐之，不去；親詣廚中，霍霍磨刀以恐之，不去；呼媪持短棒交撻之，遍體青傷，仍不去。惟伏地哀號，自云「死罪。」見姑怒稍解，始叩首請代女僕，供傳呼，不計傭值，日唯求兩餐，夕唯求一席地，惰再逐，無怨言。翁與□六已有憐惜意，鄰里又緩頰云：「不端婦亦可憐生也，阿姥何惜一碗閒粥飯，俾渠亦可代新婦勞。」姑不得已，頷之，惟命宿東廚隙地藉稿眠，不容其擅入中堂，不容其妄與新婦抗禮，耐連連應諾。

由此潔庭除，操井臼，雖新婦不潔，亦代湔除。姑於初至，頗吹毛求疵，後見其服勞不少怠，漸亦相安。耐不呼姑，而曰太母；不呼舅，而曰太翁；新婦則曰娘子；見故夫則走避恐不及。戚屬鄉鄰，罕識其面。幸讓能憐耐，且憐其兒，避人則呼曰姊，時周恤之，不忍目之為傭。

計重來瞬息年餘矣。會舅姑壽辰，□六效萊舞，如期稱觴，戚屬咸集。忽兩香庵尼遣雜送儀至，開篋視，非祝具，乃湯餅也。莫不鼓掌笑老尼荒謬，幾如叟妄言。旋開宴，鼓樂大作，觥籌互飛，忽聞灶下有呱呱聲聒耳，灶婢奔白云：「李氏又分娩矣！」賓主愕然，其姑大怒，趨而責之曰：「淫婢定不欲生耶？前已玷汝家，今又玷我家耶？」耐含笑云：「阿姑勿怒，兒今日鳴吾冤矣。速邀良人來，豈有兩子而不識其父乎？」□六猶未審何事，貿貿自外至，耐驀起執其手，涕泣曰：「我自入汝家，服役之苦，婦人本分，何足云？然未嘗出一瞻眺，與人一語言。汝於某日挑吾，吾不理，夜間乘醉來逼吾，草榻上勉就之，今幾月耶？抑仍六月耶？二老如不信，有渠頭上柳花為證。」先是清明日，其俗男女均簪柳花少許。新婦媚稿砧，以五色絲纏作彩縷，有文理，非代人所能。蓋由清明至今，又將中秋也。

正錯愕間，忽報李家老夫婦聞信至。□六父子道左迎入門，即揖眾賓曰：「不肖女亦有今日，不然天網漏矣！」李翁猶刺刺理論，李媪則髮指，面色靛，叫罵萬端，毀器皿無算，遽揪□六之母，飽以老拳，衣褲撕碎，幾露其私，無敢阻者。□六崩角有聲，亦為騰足而顛，捉髮而擲，夫婦揚言曰：「今日事，非鳴官蕩其產毀其家不可！」眾賓稍勸慰，則反唇譏曰：「當日吾女被逐時，諸君何不援手一啟齒？」賓語塞。時讓姑父母亦在座，知事必決裂，急號於眾曰：「耐姑之貞，其含垢忍恥，固已上格蒼穹，始送石麟為姑解穢。頃欲解鈴而息爭，合璧而免訟，似非吾女一言不可。」讓姑果自屏後冉冉出，拜諸長上云：「耐姐沉冤，白於一旦，天之靈，家之福也。請姐復正位，兒副之。若是貞操，即為之執巾櫛亦所甘心。長者俱在，求勉如兒言，勿再鼓舌。」眾曰：「善。」陳翁亦樂為之。忽叟來觀熱鬧場，從翁後拍其肩曰：「陳君陳君，僕之雙瞳，能賜保全否？」陳大駭，繼而大噓，遂與眾互述其事，始知數之所在，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。惟大悟能知必於是日臨尊，又不知操何術耳。乃張燈結綵，奉兩家父母高座，鍾攜兒叩拜伏罪，然後互蔭其女作螟蛉，賓客極歡而散。

翌置綽楔於門，表兩婦之賢。耐姑再生女，仍六月。讓姑生子二，即如尋常。其後四子皆貴，惟先封嫡母，而後封庶母，誠如叟言。耐姑年六□，出資為兩香庵建佛塔，報大悟也。

慎儂氏曰：中牟謠云：「少所見，多所怪；見橐駝，言馬腫背。」鍾□六以婦六月產即云不貞，可謂少見多怪矣。孕月深者主壽，月淺者主貴。老隨園堂皇一語，能為嬰孩造福，是真佛子心腸，慈母蔭庇也。吾願不識字人，其胸無點墨而腹有疑團者，當三復此編，免唱東南孔雀。我佛聞之，必合□而作頌曰：「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。」